

飛來橫“禮”

顧大明和老婆阿花都是清潔工，收入不高，又要供兒子念書，日子過得緊巴巴的。他就利用晚上的工夫，到街上擺地攤，賣他和阿花做的手工藝品。

這天晚上，顧大明收攤回來，剛進門，阿花就拉住他，小聲說：“等會兒有人來找你，問你什麼，你只管說是就行了，事後我再跟你解釋。”阿花的話還沒說完，就有人敲門，阿花忙去開了門，走進來兩個幹部模樣的人。一個幹部問：“顧大明回來了嗎？”

阿花陪著笑臉說：“回來了！”她扭頭沖顧大明使了個眼色。

幹部來到顧大明跟前，問：“棲霞街那段，是歸你管吧？”顧大明點點頭。幹部問：“下水井裡的那些髒東西，也都是你掃進去的吧？”顧大明還沒回答，阿花就在旁邊乾咳，那是在提醒他呢。

顧大明猶豫了一下，還是說了實話：“不是我掃進去的。我掃的土，都裝到車上運到了垃圾站。”幹部點了點頭說：“好吧，我知道了。”說完，他就和另一個人走了。

對方一走，阿花就沖到顧大明面前，瞪著眼睛沖他低吼：“我剛才怎麼跟你交代的？你個豬腦子！”顧大明疑惑地反問：“那些土不是我掃進去的，我為啥要承認？”

阿花氣呼呼地說：“不承認那些土是你掃進去的，人家就不給你好處費！”說著，阿花從口袋裡掏出一張購物卡，遞到他眼前說，這卡就是剛才那兩位幹部給她的。

那兩位幹部，其實是市政維護隊的。馬路歸清潔隊掃，但下水井卻歸維護隊管。最近，為了和上頭申請更多的資金，他們就和上頭說，是清潔工們順手把髒土掃進了下水井裡，給他們增加了工作量，需要加派更多的人手來清理。與此同時，他們暗地裡給願意“配合”他們，把髒土掃進下水井的清潔工們發些好處費。講完，阿花歎了口氣說：“要不是你傻，咱就有兩張卡了。一張卡裡有二百塊錢呢，幹啥不好？”

顧大明聽完，生氣地說：“這不是鼓勵咱們幹缺德事兒嗎？這卡我不能要，你也不能要。你還是退給他們吧。”

阿花氣鼓鼓地說：“你不要我要。明天我就拿著這卡去買排骨，燉出來我們娘兒倆吃，有本事你別吃！”

第二天，阿花果真跑到超市里，買回了好幾斤排骨，用鍋燉了。排骨一出鍋，她就先給顧大明夾了兩塊。顧大明也不客氣，大口地吃著。阿花趁機勸他，還是把卡收下吧。顧大明遲疑了半天，最後還是點了點頭，算是答應了。

丟失的鍋

老王一早就打電話給隔壁的老張，約好中午一起去下館子。這幾天他特別開心，因為老伴跟跳舞的幾個姐妹去雲南旅遊了，沒人管他。眼看著老伴就快回來了，他得抓緊機會放鬆一下。

掛了電話，他就哼著小曲跑到了儲物間，然後蹲下身去掏床底下的電鍋。可是掏了半天，什麼都沒有摸到。老王心裡有一種不好的預感，連忙拿起手機，給女兒打了個電話。

那是一口替換下來的舊鍋，沒什麼用處，女兒就沒放在心上：“爸，那鍋或許被我媽打掃衛生的時候給丟了出去，您就別找了。”

老王卻不死心，“你別廢話，下班趕緊回來幫著找！”

女兒沒有辦法，下班後只好回家幫爸爸一起找鍋。父女兩個忙活了一整晚，裡裡外外都翻了一遍，可還是沒有找到。眼看著爸爸急得團團轉，她只好打電話給媽媽問問情況。媽媽說那鍋她給了樓道裡搞衛生的阿姨。

爸爸一聽，有些慌了。女兒看出了端倪，在她的追問下，老王這才如實交代，原來他在鍋裡面藏了5000塊錢。

女兒埋怨道：“爸爸，你為什麼要背著媽媽藏錢呀？”

爸爸一臉不悅道：“你以為我想呀？還不是被你媽逼的！”

原來，老王自打年輕的時候就喜歡抽煙喝酒，可是自從他前年做了肝臟手術後，老伴就給他禁煙禁酒了，這可愁壞了老王。儘管他也很清楚煙和酒對身體不好，但奈何誰都有嘴饞難忍的時候，這才想辦法藏了點錢。

說起這事，老王也一肚子氣，“你以為我攢這些錢容易嗎？我可是攢了好幾年了！”

第二天傍晚，老王下樓去丟垃圾，剛好碰到了打掃衛生的阿姨，他趕忙追問鍋的事情，沒想到阿姨卻說她沒看到鍋裡有錢。雙方各執一詞，說著說著就吵了起來。

這時老王的老伴剛好旅遊

。顧大明這裡一鬆口，那兩個幹部很快就上門來了，送給他一張卡。顧大明把卡塞進阿花手裡，阿花拿著卡，笑道：“大明啊，你還真活絡了一回。有了卡，咱就奢侈一回，明天我到超市買幾斤帶魚，回來給你們做紅燒帶魚吃。”顧大明點了點頭，沒說話。

當天傍晚，顧大明照舊背上一袋子手工藝品，出去擺地攤。阿花收拾完家務，忽然聽到遠處傳來一聲響雷，眼看著要下雨了，她拿起雨傘，出門去找顧大明。

可等阿花來到顧大明擺攤的地方，卻不見顧大明的人影。她忙給顧大明打電話，但沒人接聽。她就去問旁邊擺攤的四嫂：“四嫂，看到我家大明沒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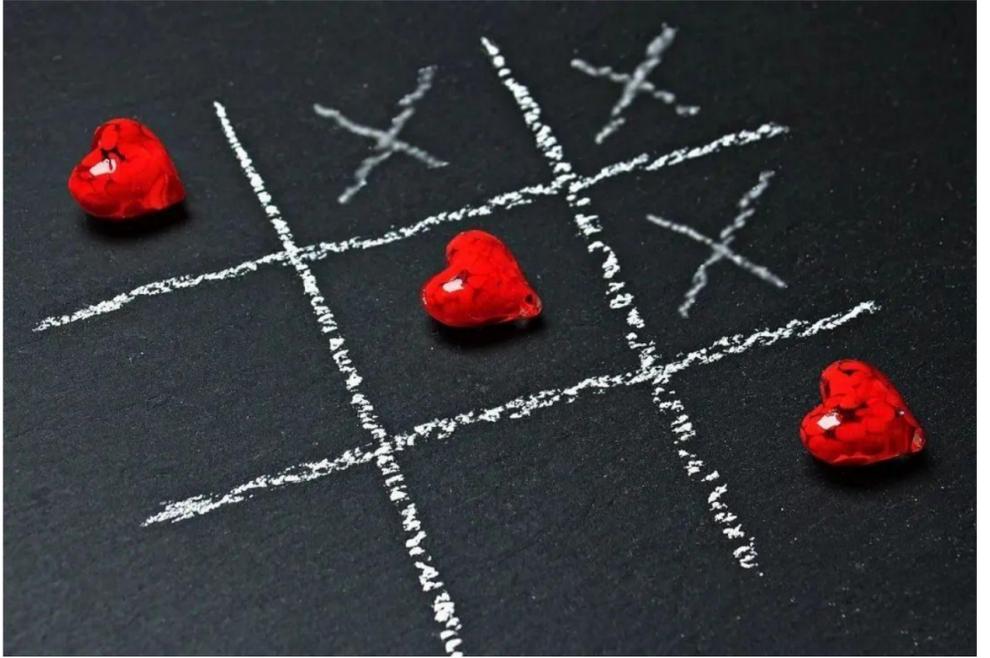
四嫂支支吾吾地說，這兩天，顧大明行蹤十分詭秘。天一黑，他就背著一袋子東西來了，可他擺攤，而是把袋子放到四嫂這兒，然後就急匆匆地走了。等到十點多快收攤的時候，他又匆匆趕回來，從四嫂這裡取走那袋東西，背回家。阿花聽完，想了想，心裡就有了底。

第二天晚上，顧大明一出門，阿花就悄悄跟在他身後。果然，顧大明直接把袋子放到了四嫂那裡，然後匆匆來到隊裡，借了一輛三輪車，車上裝著掃帚和鐵鍬。他蹬著三輪車來到了棲霞街。

到了棲霞街，顧大明找到一個下水井口，停車跳下來，拉開井箘子，下到井裡，開始往外掏井裡的泥土。那些井裡的髒土都是阿花掃進去的，他顯然是要替老婆掏出來。阿花在旁邊看著，氣得差點沒暈過去，心想，自己怎麼還能和這個軸人過下去？要跟他過一輩子，該有多痛苦！

顧大明掏了兩個下水井，就已掏出了滿滿一車泥土，於是他拉著車去垃圾站倒。

這時，從遠處開過來兩輛車子，在路邊停了下來。前面一輛是轎車，後面一輛是小卡車。從前面的轎車上先下來維修隊的那兩個幹部，接著又下來一個領導模樣的人。一個幹部畢恭畢敬地對那個領導模樣的人說：“馮局長，我們申請增加經費是有根據的。不知什麼原因，下水井裡的泥土越來越多，清理越來越困難



，需要大量的人工。您可以實地看一看，這下水井裡到底有多少泥土。”

馮局長點點頭說：“我今天來，就是要親自看一看。如果確實如你所說，我會批准增加經費的。”那個幹部聽完，就沖後面一招手，從後面的小卡車上跳下兩個民工。幹部說：“馮局長，您隨便指定一個下水井吧。”

馮局長隨手指了一個下水井，恰好是顧大明剛剛打掃過的一個。那兩個民工打開手電筒，拉開井箘子，往下一看，見井裡異常乾淨，不覺愣住了。馮局長和幹部也湊過來看，見井裡啥都沒有，幹部的臉色頓時變了。馮局長生氣地說道：“這井這麼乾淨，還用掏嗎？你們呀，太貪心了！”

幹部忙著辯解說：“馮局，我們不會騙你！這口井，一定有問題！咱們再看別的井。”他又讓民工拉開了幾口井，結果發現幾口井都是乾淨的，一時不知道該怎麼辦了。馮局長很生氣，上車走了。那兩個幹部呆呆地站在那裡，想不通究竟哪裡出了問題。

這時，顧大明蹬著三輪車回來了，那兩個幹部頓時明白了，其中一個沖上前，一把揪住顧大明，沖他怒吼：“都是你幹的好事！”

顧大明一本正經地說：“我沒幹好事。我老婆做了差勁的事，我幫她改過來。”

幹部惡狠狠地说：“你收了我們的錢，就該幫我們做事。收了錢卻不做事，你的人品就有問題。”

指證

男人心眼不見得那麼好！”

這個老大媽是在市場外面馬路旁擺水果攤的。老大媽說：“那是半個月前的一天下午，有個男人在我水果攤買了水果，走出不遠，手機從身上掉了下來，就是這個人，他就揀了起來，我還以為他會還給掉手機的人呢。可他追了幾步，突然拐向右面的一條胡同裡，我只好追上掉手機的人告訴了他。人家這個氣呀，說那手機是剛買的，兩千多塊呢……”

隨著老大媽的“指證”，張全狂冒冷汗。老大媽說不假，當時他揀到那部手機，原本是想還給丟失者的。可他快追上掉手機的人時，鬼使神差似地竟拐上另一條馬路……

胖女人從張全手裡奪過那袋熟食，說：“東西我不賣給你了！”

這時，手機響了，他老婆在那頭大喊大叫：“死鬼，我讓你買熟食，你買哪去了？”

張全舉著那部揀來的手機，真不知該怎麼回答老婆……

夜半歸來

個旅程都心不在焉。他左思右想，決定提前趕回去。

這天，張凡回到家裡已是凌晨三點。為不驚動妻子，他悄悄打開房門，借助手機微弱的燈光，蹑手蹑腳地走進臥室，再定睛一看，天呀，床上居然真睡著兩個人！

頓時，張凡急火攻心，只覺氣喘胸悶，兩眼一黑，就暈倒在地了。

陳莉被響聲驚醒，一看是張凡倒在地上，不由得尖叫一聲，推醒身旁熟睡中的妹妹。妹妹睡眼惺忪，問道：“姐，你幹嗎？”

陳莉指著張凡說：“你姐夫這是怎麼啦？突然回來不說，還躺屍！”

妹妹看了看地上的張凡，再瞧瞧陳莉，笑得直不起腰：“姐夫的膽子也忒小了吧？咱倆昨天聊得太晚，你忘記撕下面膜，就把他嚇成這樣！”

口紅不防水

小麗特別喜歡化妝，不化妝就不能出門。這天，小麗約了閨密去郊區遊玩。玩了大半天，閨密貼心地遞給小麗一瓶礦泉水。小麗看了看瓶子，咽了咽口水，最後搖了搖頭。

閨密不解地問：“我倆都逛老半天了，就沒見你喝過一口水，你不渴嗎？”

小麗歎了口氣，指了指自己的嘴唇，說：“我今天塗的口紅不防水。”

閨密一聽樂了，故意擰開水瓶，遞到小麗的嘴邊，作勢要喂她喝水：“來來來，喝口水，正好讓我看你嘴唇的本来面目。”小麗一邊笑著直嚷“別鬧啦”，一邊往後退去。

突然，閨密臉色大變，大叫一聲：“小心！”原來，小麗竟不知不覺退到了身後的湖邊，閨密還沒來得及拉一把，只聽得“撲通”一聲，小麗已落下了。